

五五年

研究

刘胜华

主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王五平研究

刘胜华 主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亚平研究/刘胜华主编. —五家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10.8

ISBN 978—7—80756—202—3

I. ①王… II. ①刘… III. ①王亚平(1905~1983)
—诗词—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9294 号

王亚平研究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5677178 5677185 5677187
传 真	0994—5677519
印 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56—202—3
定 价	42.00 元



如坐春风 2010年2月27日，《刘征词注》脱稿。交稿时在刘征老师家合影。右为刘征老师

说剑楼

万拴成题

说剑楼

万拴成题

刘征老师题词

逸兴壮思飞 青天揽明月

逸兴壮思飞
青天揽明月

刘征题



倚剑天山播绿风
壮词蝶梦



雪花红屈平白也
王郎笔豪

唱悲歌一代雄

闻西北大边塞诗
领军旗子

新旧体两棲浪漫主义诗人
王亚平诗同集出版
谨赋小诗一首
志贺并聊以代序

己丑春日 鲁扬



杨金亭（鲁扬）老师题诗

总序：飘然思不群——感遇诗人王亚平

◆杨千成

诗人王亚平到北京去编辑《中华诗词》去了。

在告别时，我来不及把想说的一句话告诉他：你真像是一朵云，怎么就如此悠悠荡荡神秘莫测地从遥远的西北飘落到这宁静的滇南一隅，如今又飘飞到冰雪的北国京城？

也许诗人的本性就离不开这个飘。他年轻时就是一个漂泊者。听他讲起从艰辛的老家四川绵阳奔往新疆谋生，异地漂流，含辛茹苦，从事了大约十多种底层的活计，后又以从军行的英武之姿到西藏高原当兵。此时我心里暗暗浮出一句话，但没敢说出来。我怕说得不着边际，引起误会。但再聆听到他远走高飞到万世师表孔子的故土山东曲阜去上大学，坐拥书城，厉兵秣马之后，又回到西北边城石河子教书写诗，诗友如云，名声鹊起，可不知何故兮，他竟又作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壮游：从西北诗的沃土石河子托身白云飘落到了寂静的云南边城蒙自，敬业于布衣教授的生涯，同时在全国各地参加诗会，交友，研讨，创作，旅游，继续“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陶渊明），不但更深广地研读古籍，且常与友人徜徉于滇云风情与湖光山色之中，澄江、江川、通海、玉溪、红河、建水、楚雄、昭通、开远、昆明……幽径碧浪间都闪现着他矫健而沉静的身影。于是，我终于觉得可以借用这句诗来形容他了：“秋来相顾尚飘蓬”（杜甫《赠李白》）。这不仅因为他也似一片飞蓬行踪不定，而且，经过认真拜读他的诗作、论著，让人在内心深处对这位大名鼎鼎而又纯朴热诚的同乡（我生在成都，他生在绵阳），同行（都教书，他大学，我中学）发自肺腑萌生出一种敬慕之情。应当坚决摒弃文人嫉贤妒能的痼疾了。他们宁肯把才高八斗的赞词奉给邈远的古人，而对当代，特别是同辈、同地、同行中的佼佼者总是欲说还休，或是千方百计把你平庸化、一般化，让你“泯然众人矣”。淹没天才不但是一个悲剧，而且是一种耻辱。古代大名人有时也会犯这种错误。“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杜牧《登九峰楼寄张祜》）杜牧这句深含哲理和激励的诗，是对当时有意贬

低张祜的大诗人白居易的隐约的微词,又是对世人目光短浅,失去自信力的一种有力的鞭笞。可是这“见睫”、“求道”的过程漫长而艰难。人们的诚心化为耐心的等待。历史就是一位最善于等待的老人,等待那震古铄今、永垂不朽的伟大诗篇和诗人的出现。古代华夏儿女等待2000多年,等到了《诗经》、屈原和他的《离骚》。等了近3000年,等来了司马迁和他的“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再等了约400年,等到了陶渊明和他的诗赋。再过了约300年,等来了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再过了约400年,等来了苏东坡和他的诗文。再过了约200年,等到了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再过了约500年,等到了文化、艺术与人生之集大成者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再过了约200年,等到了鲁迅和他的《阿Q正传》,等到了巴金,他的《家》与《随想录》,等到了闻一多的《死水》和他一拍即炸的生命浩歌。继续等啊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李白《古风》其一)面对悲壮辉煌的历史时代和人民,不能不让人再兴“正声何微茫”之叹。但应当坚信,为历史真实和凛然正气树碑立传的警世、醒世之诗,终会在等待中降临。果然在抗战胜利和民主斗士、伟大诗人闻一多遇害50周年的新世纪的前夕,终于等来了王亚平歌颂枕戈待旦、弘扬民族志气的古风《听风楼放歌》(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诗词大赛一等奖),等来了王亚平为民族之魂闻一多招魂的《至公堂浩歌》(获1999年世纪颂全国诗词大赛二等奖)。新时代新世纪的等待愈加殷切,巨作的出现更是指日可待,周期正在缩短。到2008年,又等来了年近八旬的诗人白桦以毕生的大智大勇和沸腾热血写成的长诗《从秋瑾到林昭》(获《诗歌月刊》年度最高奖)。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的最高良知,是人类灵魂的最终颤动”(诗人屠岸语),评论家第一次把曾经用滥,后来又几乎搁置不用的形容词:“伟大”——用在了当代活着的白发飘萧的战士诗人白桦身上。就诗伸张正气的严酷真实,作者的非凡勇气和诗的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而言,白桦超越了‘五四’以来的群星璀璨的诗人,也超越了他自己。年轻时读戴望舒的《雨巷》,艾青的《大堰河》是曾经流过泪的。当自己年逾古稀,已经难被文字作品打动了。可近年来自己放声朗读白桦的《从秋瑾到林昭》,朗读王亚平的《惠远古城放歌》《哭焦裕禄》和《至公堂浩歌》,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被感动得老泪纵横而至于泣不成声。过去对贺知章称读李白诗“此诗可以泣鬼神矣”的说法和杜甫赞李白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总以为是诗人的夸张而已。没想到,到自己年老泪枯时却有了真切的体验,确实为吟诵杰出的诗篇而声泪俱下。

一个杰出诗人的形影在眼前晃动。一句最恰切的赞誉在耳边响起:“飘然思不群”(杜甫《春日忆李白》)——我想借用来评赞王亚平和他的诗。他的光辉闪烁的

诗词毫无愧色地当列于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为正义而歌的优秀卷帙之中。截至2005年,他仅歌行就创作刊行了48首(据《说剑楼诗词》),其中在全国大赛获奖的就有8首(一等奖4首,含词1首,二等奖4首)。无论就数量和质量讲,在全国中华诗词界,堪称首屈一指。他还写了那么多的铿锵的律绝,温婉苍劲的词章,饱含真情和哲理的新诗,还有那些精思卓见、文风老成的诗论诗评。与王亚平相处,我一直在酝酿对一个诗人的感悟,作为一个小城退休的中学教员,一个诗的爱好者,我还是想表达,想倾诉。我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邀功获宠。但我力求争取说真话的权利,同时也幻想着等待着说真话的诗篇和诗人。没想到对王亚平的表述却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构思,读其诗,见其为人,是一个体验真善美的过程。原先信奉着“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为圭臬,苦于难寻证据,古人早已是“飘渺孤鸿影”,当代名人又无缘得识。真是天赐良机,2007年6月23日,晴朗的夏天,王亚平同全国诗人采风团飘然而至。我们邀请他们到秀山文化研究学会办公的秀山海月楼小憩。于是第一次见到王亚平。他话语不多,常是眯着眼睛在凝神遐思。而脸上总是谦和地微笑着。一想到名满全国的诸多名作,我提醒自己,斯人恐怕没那么简单。文质彬彬中必然隐含着深不可测。我当天偶然同他在通幽曲径上并行叙谈几句。一听说他是四川(绵阳)人,我自报家门是成都人,于是心灵上的距离马上开始缩小。意外的是,诗人略知我的简况后,竟然立即邀请我到蒙自红河学院相聚。见面如此短暂,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县中教员,他竟如此不存芥蒂,不设城府,热诚相邀。我确实有点受宠若惊了。他还说,什么时候来,来几个人,住几天,随你,食宿都不成问题。我恐怕是遇到真正不同凡响的诗人了。一颗赤子之心的童真诗人,走在我身边。“飘然思不群”的评赞在从他的诗渐渐移向他这个人。我心中在温习着古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夫童心者,真心也”(李贽),“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王国维)等先贤的训诲。没有故作神秘,没有客套敷衍,没有居高临下,没有冷若冰霜,他实在同许多被娇宠惯了的官人名人迥然不同。但这一切还需验证。不到一个月,7月17日,又一个天朗气清的滇南夏日,我们愉快成行了。我和妻子,还有通海一中年轻优秀的语文教师王健华,我们乘车向蒙自飞驰。他和亲自驾车的妻子修静来到豪华的滇南“白宫”迎接我们。他妻子热情纯真,满口熟练的新疆普通话听来格外亲切——因为我听惯了我亲爱的姐姐说过这种话。亚平和妻子似乎早已商量好,马上在前带路引我们去吃中饭。那是一个四星级宾馆,一切安排招待都是修静在那里发号施令。夫妻俩默契而欣喜。“人醉先由心醉,线长难比情长。”(王亚平《风入松·观妻子放风筝》)我很快理解到亚平夫妻那心醉情长的美丽的和谐。那不是举案齐眉的凝重,而是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喜悦。“静观妻子

陶然乐,全忘却,鬓上星霜。”亚平总喜欢静观。也喜爱携手。“难得有闲寻旧梦,相伴游园携手。携手处,春风满袖。”(王亚平《乳燕飞·携妻子游园赏春》)修静那么热情而娴雅地招待自己丈夫的客人,我尝到的不仅是蒙自过桥米线的丰美独特,更是陶醉在诗人夫妻“相对凝眸明月下,愿今生今世长相守。人渐老,春依旧”的迷人誓愿。亚平原来不仅是大气磅礴的古风长诗的能手,也是人间纯美爱情的热烈的歌者。仅1995年10月24日、25日、26日,他就连续3天写了3首律诗:《携妻登滇池大观楼》《携妻游滇南桃花山》《携妻游蒙自南湖,湖心有闻一多纪念亭》。“归来同梦真奇绝,化作微澜荷一株。”(《携妻游蒙自南湖,湖心有闻一多纪念亭》)在浪漫亲密的夫唱妇随中登山临水,“诗思长因笑靥红”(《携妻游滇南桃花山》)他急于要抒发自己同游同梦的甜蜜,几乎达到“书被催成墨未浓”(李商隐《无题四首其一》)的狂热。因为人生总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李商隐《无题》),应当十分珍惜能够携手的幸福时光。携手意味着心心相印,意味着同甘共苦,意味着“之死矢靡它”(《诗经·邶风·柏舟》)。古人以化蝶颂赞爱之永恒,亚平则以化荷宣示自己亲情诗思的纯美与坚贞。

因为当天我们要赶回通海,活动内容安排很紧凑。饭后,亚平和夫人陪我们去逛新建成的一条文化街,多是书画装裱店。他带我们去拜访一位平民画家王纯生先生——可惜画家外出,倒也好,我们可以细细观赏王先生四壁琳琅的山水画和花鸟画。王先生的山水画有点李可染国画的风味,幽深静谧,如读王维的山水诗。蒙自大约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亚平说,1938年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商法文学院迁来蒙自,影响深远。他说,现在我们去看看听风楼。

因为已读过亚平的名诗《听风楼放歌》,一听此名,心中就肃然起敬。一座朴素的石壁木楼,没有豪华的粉饰装修,在寂静中显露出历史的沧桑。宋代周敦颐的后人蒙自周柏斋先生慷慨让出自己的颐园楼(后更名听风楼)给西南联大女生住宿,实在是功德无量。走在陈旧的楼板上,耳边次第出现扣人心弦的诗的回响:“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闻一多《一句话》),“转徙滇南一路歌,追随导师闻一多。南湖之畔秋水碧,欲将长剑十年磨。”(王亚平《听风楼放歌》)亚平深深地忆念这来自枪林弹雨中的师生们,他们在艰苦抗战中坚守教育阵地,为中华、为世界培养出卓绝英迈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留下教育兴邦的空前绝后的典范。“鸱啼龙吟热血沸,落地尽作金石声。”(《听风楼放歌》)他们的功勋还未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历史定位和弘扬光大。闻一多、朱自清的学子们的旧影悄无声息地伴着南湖碧波,萧瑟秋风。他们没有想到,8年之后,他们敬爱的导师闻一多酷似一位披坚执锐的勇士,横眉怒对黑暗与死亡的威胁,在昆明至公堂作最后的讲演,为

中国的光明洒下满腔热血。敢于说出那“说出就是祸”、“能点得着火”的“一句话”，闻先生的精神和伟大依然气贯长虹。可是以诗篇为诗人立传、塑像，且能与闻先生的伟岸精神同样义薄云天的大气之作迟迟未现。改革开放时代，总会有诗人为英雄放声高唱。于是如久旱之盼云霓，我们欣喜若狂，我们心潮激荡，读到了王亚平的巨作《至公堂浩歌》和《听风楼放歌》。闻一多先生如泉下有知，也定会拈髯颌首，向来自天府的诗人致意……

而此时，长歌的作者诗人王亚平却显得那么平静、自然，似乎这一堂一楼的激烈浩歌不是自他胸中喷发而出，他只是一个非凡历史和人物的敬仰者、记录者。他以诗纪念如诗的历史和人物，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可是等待历史的诗篇却如此艰辛而漫长。我清楚地记得，20世纪50年代我在昆明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四载，这里就没有在至公堂、在云大校内隆重地举行过闻先生的诗歌朗诵会和研讨会。我很悲凉而失望。因为，当时之所以填写志愿要远离天府而不远千里来到春城上大学，缘由之一就是这里曾是西南联大的旧址，是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和英勇牺牲的神圣之地。可是，昆明却几乎很少见到伟大的闻一多先生的形象和事迹遗存。自己更是时光虚度，愧对先贤。当时常常走过翠湖边的西仓坡，只在心中幻想能早日看到闻先生的雕像能在这里矗立，能早日看到优秀表演艺术家赵丹扮演的闻一多走上银幕，可不知为什么，昆明城里仍不见闻先生的塑像，那部发表在长春制片厂《电影文学》上的剧本《拍案颂》也无声夭折了……而全国的诗人们也几乎在闻先生大义凛然、永垂青史的壮烈悲剧面前喑哑了，噤若寒蝉。是才气不足，还是在历史严酷的门槛前望而却步了？

谁也说不清楚。但终会有人来说。“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鲁迅《无题二首其二》）40年前走在闻先生牺牲的昆明西仓坡原联大学生宿舍门前时，还为闻先生遗憾叹惋，今天走在蒙自联大女生宿舍楼听风楼上，却已经读到了为闻一多先生树碑立传的宏篇，而诗作者就在我们身边，能不为之欣然自豪吗？能不听听诗人述说他怎么会想到要写闻一多，而且动笔就写成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连普通读者也为之泣下的正气歌？

可是回到王亚平家六楼的书斋里，他却没有多说此诗的创作缘起和历程。我已被客厅里气势雄浑的“说剑楼”题书震住了。不仅是新疆书法家唐家濂先生的字沉雄刚健，而且这“说剑”二字就让我的心思没法再眷恋在“听风楼”上，而是在暗自发问：温文尔雅的诗人王亚平怎么不说诗而跟剑沾在一块，且以之名其居所呢？很难揣摩剑与诗和诗人的缘分。但亚平的书斋就是一间历史的画廊，特别是诗词的蕴藏卷帙浩繁。亚平对“说剑”的偏爱提示我从历史长河中去探寻它的奥秘。从古

以来,剑就几乎是著名诗人英武洒脱、凛然不可侵的象征。屈原以佩剑而示其高洁不群:“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涉江》)“十五好剑术”的李白则以之为伴,远走高蹈:“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裴长史书》)清末大诗人龚自珍对剑更是情有独钟。他“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湘月》),一辈子都在眷恋这“一箫一剑平生意”(《漫感》)的狂侠之气。王亚平会这样吗?他会像龚自珍那样“少年击鼓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四十四)吗?我想王亚平身上是有一种“剑气”的,有一种龚自珍那样独立苍茫,睥睨俗世,激浊扬清的英锐之气和人格精神,但他的多情善感和豪放任侠却不会消磨丧失。他为崇高目标而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更像自称鉴湖女侠的秋瑾。秋瑾的剑是不会“一例消”的,“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也许正是传承秋瑾那种为正义而奋发蹈厉的战斗精神,亚平才会写出如此壮美豪侠的佳句:

一纸淋漓墨,腾飞万里霞。

夜深闻剑吼,破壁走龙蛇。

——《友人题赠说剑楼大字横幅》

祈祷和询问着“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祈祷》)的诗人闻一多,大声呼唤中华传统民族精神,他歌颂的英杰义侠就是剑刺秦王的荆轲和剑刺韩傀的聂政。闻先生心中是深含剑气的,他的诗就是无刃之剑。难怪闻先生牺牲后,昆明青年将其血衣、遗物同葬的“衣冠冢”前青石碑上,就刻有一柄锋利的长剑,以示先生的剑气长存。剑气就是永远鼓舞人心的浩气、勇气和豪气。“携先生诗登山诵,满腔热血沸欲燃。”(《至公堂浩歌》)亚平以勃发的诗情与闻先生互通心曲。2002年2月10日,亚平直接透露出他高洁不凡的追求:“斗室清狂尘世远,挑灯说剑养风神。”(《迷离》)亚平与诗风悲壮苍凉的陈子昂同乡(四川梓州射洪与亚平出生地绵阳盐亭相邻)他旗帜鲜明传承培育慷慨苍凉的诗之风神。他为新疆边塞诗和云南风神多次大声疾呼,可以领略到说剑楼主的秉性和追求,他呼唤弘扬的正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破阵子》)的战斗豪情和壮阔人生。是否如此,诗人不言。我只能想当然地独自思索,在那篇据说是伪作的庄子《说剑》篇里,倒是听庄子向赵文王讲了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人之剑的寓言故事。我猜想,亚平会欣赏诸侯之剑,他绝不是倾向于征战杀伐,而是向往于忠勇清廉,贤良豪杰之士,用此剑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方”(《庄子·杂篇·说剑》)。实际上,这正是以圣德贤才协调天时地利人和,宇宙得以和谐,人人得以安居,何乐而不为?说剑楼,大有深意存焉。但这也许只是一种主观遐想,亚平心中还有什么隐秘深义,还

是让它存而不露吧。

二

亚平的心血多花在读诗,做诗,讲诗,评诗,改诗,编诗上。而这一切的核心则是他对人,对人生,人性与人情的深爱 and 关注。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实践着“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真理。有一次我向他说起世风与交友为人之难。我心里常默诵老杜的慨叹:“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他总是耐心给我以劝慰和启迪。他少年时就“孤蓬自振”,高中就遭“批判”,可他对朋友,对人生总是一往情深。他身上兼容着中华传统诗人最优良的品格,既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远大抱负,豪迈潇洒,也有着杜甫“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杜甫《梦李白二首》)对友人的眷顾焦思。我入神地听王亚平讲他在新疆谋生的艰难和诗人的情谊。没想到,浩瀚无垠的新疆成了我与诗人交情的纽带。我告诉他,除了四川、云南,我最亲爱向往的地方就是新疆,乌鲁木齐。因为,那里是关爱我、养育我的姐姐工作和逝世的地方。诗和古代贤杰把我们牵连得更紧。在我幼儿时姐姐就教我唱会了30年代的名曲,曾任北大校长罗家伦作词的《玉门出塞》,我半懂不懂地哼着“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后来无巧不成书,姐姐随姐夫果然一同调到塞外新疆从事石油开采和教学工作,而且去那里成家立业,一干就半个世纪,且一去不复回了。2001年夏我们飞往乌鲁木齐参加了姐姐的追悼会。亚平到新疆以后,没有忘记向来过新疆的先贤致敬。他的一首《念奴娇·左公柳》,触动了我的塞外之思,更激起我对亲人的怀想:“但剩参差官道柳,乱絮年年飞白。”我的心已飞到“左公魂满戈壁”的新疆。亚平被我对姐姐的深切缅怀所动。他说,有机会去新疆,一定去看看你姐夫。起初,我以为是一般的客气话。可是,就在这年的9月20日晚,就收到姐夫从新疆石油学院打来的长途,他说云南来的王亚平老师去看他了,很谈得来,还送了他云南的普洱茶,意外而惊喜。我告诉姐夫,这位诗人跟我相识才9个多月,能如此热诚待友,实在难得。姐夫说,要珍惜,要感谢这位朋友。我们都被诗人一诺千金的情义所震动。亚平不仅履行了对我的承诺,更是代我向万里之遥的姐姐献上了一瓣心香。孔子在《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里与他的弟子们反复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我本想以此来赞谢亚平,但又想到孔子竟又把“言必信,行必果”仅列为士的第三等的品行,且是“硠硠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固执浅薄的小人都能做到。这与他主张治国、为人又须“敬事而信”、“谨而信”、“主忠信”的君子之风,不是大相径庭,自打嘴巴了吗?仅用“诚

信”来评谢亚平的为人,恐怕太轻了。我心底暗自深谢亚平,对这样的人,应当对他“相忘以生,无所终穷”,成为“莫逆于心”的至交(《庄子·大宗师》)。第二天我与亚平通了电话,他引开了我的谢意,把话题转到他在新疆讲课成功,又要从新疆飞往江西庐山、湖南长沙和衡阳去参加全国诗人的会议,仍要为大会讲课。同时,他没有忘记答应过我们秀山文化研究学会请求名家书法的事。他说,已请著名诗人刘征老师为秀山书写了亚平作的对联:

人逐山花寻鸟唱

诗随流水入琴弦

此联不久即刻悬于秀山澹园白云坞,为碧山增色。

而亚平创作的五言排律《秀山洞经古乐》,他请新疆书法家唐家濂书写,现已刻石镶嵌于秀山普光寺碑林中。诗意浓郁,意境萧森。为了诗,为了文化,为了友情,他几乎是推心置腹,有求必应,有应必行。南朝陆凯给朋友最好的馈赠是一个春天,一股春意,一枝春花。“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赠范晔》)亚平赠给我们的则是一缕诗情、一首诗联。——而且总是着手成春,妙语惊人。他为通海聚奎阁题联:

凭栏纵目,峦烟泼翠;

把酒问天,月桂摇黄。

他为秀山玉皇阁题联:

诗题红叶,清风扫径;

易读青灯,冷眼观潮。

皆秀雅而隽永。可惜两副联都尚未刻悬,令人确有不识荆玉的遗憾。但亚平不在乎这个。一个有真才实学、远大抱负的人,他不求闻达而名满天下。他为了诗的弘扬与普及而不遗余力。他也许也会像大诗人杜甫那样“排闷且裁诗”、“遣兴莫过诗”。杜甫还说“诗是吾家事”,这是一种对家学的自豪,而亚平以诗会友,他追求的是“诗酒澄怀道不孤”(《五十初度寄内时爱子放歌不足六岁》)的高远境界。他开阔高雅的诗道引来众多虔诚的诗友。在蒙自初见面时,我赠给他一册《诗化校园》,这是我在通海一中任语文教师和校长时的探索结晶,我几十年矢志不移地追求“让真渗透课堂,让善渗透心灵,让美渗透校园”,“诗化”正成为我校的校风。但此时我怕贻笑大方,对此未多置一词。可是出乎意外,对诗的敏感和对友人的热诚扶助,让亚平为此挂肚牵肠,他不但十分赞赏我的教育理念和探索实践,且细心而审慎地对通海一中试行诗教的情况作了周密的研析,后来在2008年7月3日全县申报中华诗词之乡的大会上,热心推荐,慷慨陈词,发表《聂耳品牌与秀山文化》的论文,给

来自北京、昆明等地的领导和诗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既为通海的申报呐喊，又为通海一中报中华诗教先进单位张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通海县终于荣获了3个称号：“中华诗词之乡”、“中国楹联文化县”、“中华诗教先进单位”（通海一中）。为这一个滇中小城的文化建设，亚平默默付出了心血。他对通海县、通海一中和他的诗友立下了殊勋。但当人们赞美他的一片热心，他总是“笑而不答心自闲”（李白），顾左右而言他。这不是一般的客套和谦虚。他自有其深层的道德律范。在性情、诗风与处世上，我感到他兼备着庄子的神思飞扬与老子的虚静无为。他又把老子“自伐者（炫耀）无功，自矜者不长（进步）”（《老子》二十四章）的告诫和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的教诲融会得天衣无缝。当他言及刘征先生、杨金亭先生、霍松林先生、丁芒先生、张文勋先生，他总是那样的向往、敬佩而谦恭，平静中内涵着一种“朝闻道而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忠贞。

特别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对同辈，对普通朋友和年轻人，他也依然热忱厚道，没有半点自矜自许的神气、傲气。“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亚平的博大胸怀，为孔子招魂，为仁者招魂，对我等教书职工、引车卖浆、贩夫走卒的平凡人物，一样热心交往，当作兄弟，绝无居高临下、敷衍应酬的作秀，故大家翘首期盼多听他谈诗，请他改诗。我向他表达了这番心意。2007年10月22日，他果然就风尘仆仆专程从红河学院赶来通海一中，为广大师生和秀山文化研究学会的朋友们讲了精彩的《诗意清谈》。未听过讲课的人听了以后称名不虚传，听他说过诗的人则对他更加心悦诚服。一席清谈，一杯清茶，一首习作，他就可与大家倾心交谈，结为挚友，甚至与之心照神交。他常常以点铁成金的诗笔为朋友改诗。他自己就是以锤炼字句的精到功夫闻名。“围炉煎韵霜凝竹，沽酒浇愁月染诗”（王亚平《狂来》）就受到刘征老师的激赏。我请他帮我指点习作七律《秀山赠内》，诗是写我与妻子的命运与志趣，中有一联“喜听影剧诵诗妙，笑问才情遭数奇”。妻年轻时喜欢听我诵读影剧对白和诗句，问我既有才情怎么命运那么倒霉。亚平读后建议我改为“喜听影剧诵诗绿”，改“妙”为“绿”，暗含了我们在山林中的闲情逸致，又把所诵诗词的优美宁静的意境以色彩显示出来了。我称谢他不愧为我的“一字师”，不用“妙”反而更“妙”。他把别人求助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样花费心血。通海一中和通海友人的习作，都请他指点审评，后来发表在《中华诗词》上。助人以诗，这使亚平为人具有令人咏叹不止的美的意境。对学校教育，他热烈呼唤对青少年进行灵魂工程的建设——以诗铸造他们的灵魂。因为“经过诗词的陶冶，他们完全可以摆脱灵魂的贫困，最终成为诗意地生活着的人，成为精心设计和努力创造我们民族诗一样的未来的人。”（王亚平《“灵魂工程”论》）

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被德国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和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倡扬,更被人们所传诵。可见普天之下,几乎没有人不热爱如诗一般美好的人生。而要实现这高远的境界,绝非一蹴而就。一生渴求静谧、自由倾羨大自然的美与纯朴的荷尔德林没有看到人们诗意地栖居,只在墓碑上刻着自己诗句:“在陌生的乡土里,我的精神更为自由更加焕发。”“诗意”需要点点滴滴地积累,世世代代的传承。古代圣贤的遗训必须继承。为此,亚平发表过自己好古而不薄今、尊古而不贱今的言论。他旗帜鲜明地宣称:“信而好古,敏以求之,孔子执此立身立德立言而终成至圣。后世仰之,正其宜也。”(《“好古薄今”四说》)

亚平是身体力行地效孔子好古而立身立德立言的。正当我们沉醉于诗的切磋琢磨之中,2008年5月12日突然传来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噩耗。惊心动魄,忧心如焚。因为我哥哥一家正在地震中心区都江堰。在忙乱中反复电话探询,却电波不通,信息不确,惊魂未定。到5月13日才终于确切知道了哥嫂一家有惊无险,人身平安而处境艰难。全国全世界都在关注四川汶川。我立即向远近各地亲友通报了老家哥嫂平安无事。发苍苍、视茫茫的一对老夫妻,儿女都忙于救灾,他们何去何从?经多方考虑准备,我们决定迎接哥嫂来云南通海避难一段时间。5月29日孩子们去昆明机场接哥嫂到玉溪,6月1日回通海。6月3日亚平即来电,他在四川绵阳的亲友都平安,并称赞我们做得对,他诚邀我哥嫂去蒙自一游,如果不便,他安排好工作,一有空就来通海看望两位老人。6月27日星期五,亚平趁周末,独自乘公交车,冒着淅淅沥沥的大雨来到通海,怕麻烦我们,他先独自住进了通印酒店。我告诉哥哥嫂嫂,诗人朋友专程从蒙自来看他们了。哥说,他路上辛苦了,我们马上到宾馆去吧。学校音乐老师小周送我们很快到了通印酒店,亚平正在收整东西,要到学校看老人,我们在酒店里愉快相逢了。他听到四川乡音倍感亲切,又给我哥嫂奉送了云南的茶叶和蒙自特产的年糕。他殷切问起家乡受灾情况和老人身体,给我的死里逃生的亲人以温暖的抚慰。我可以想到,去年在乌鲁木齐,他也定是这样嘘寒问暖地同我姐夫促膝而谈。“永不凋零爱心在,未曾垮塌脊梁撑。”(王亚平《奥运前夕致汶川》)亚平不但以诗为受难者倾诉爱心,他更以行动亲自呵护、捐赠、关助不幸者和弱势群体。我哥嫂对亚平专程来看望感动不已,噙着眼泪说我交了一个有本事的好朋友。我说,他对人就是这样。最令人为之下泪的是亚平35岁时在新疆的一次善行——为因白血病不幸夭折的小女孩李小英抬送遗体。诗人以诗以行在日常生活中遵行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圣贤教诲。我惊叹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从年轻起就是一位满怀凛然浩气和仁慈心肠的血性男儿。试读1984年亚平的新诗集《逝川》中的《求求你,圣母》

《姑娘，当我抬着你穿过这片戈壁》，泪眼模糊中看见一个朴实的青年诗人在朦胧月色下抬着女孩李小英在沙原上急行。再读诗人在新疆奎屯市医院第六病室写的诗和附记，揪心之痛难以平复。年轻诗人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竭尽全力，倾心送助。提倡“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孟子就非常看重对人的同情与救助：“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仁人之心正是亚平为人的善的开端，也是他作诗的美的开端。他以义无反顾的仁人之心为这无情的病室注入一点人间的温馨。年轻时我读过俄国伟大作家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感到人际关系是那样冰冷和恐怖，列宁说他读了这篇小说自己也仿佛被关进了第六病室。亚平的诗和他写于第六病室的附记，却如一支凄凉温柔的安魂曲，让人感受到人性的美丽、人情的宽厚和人道的温存。他对传统道德的继承、对仁爱之心的笃行已变成他内心遵奉的天理、天道和天性。“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他把孔子这句话直接引入“水龙吟·谒孔子庙”中。三首《水龙吟》可看作他庄严吊孔的招魂稿，也可读作诗人履行孔子教诲的宣言。“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亚平是言行一致的君子。亚平的为人让我想起清代关于诗人的论述。我国诗的黄金时代不在明清，但论诗与论诗人的深刻理论却往往出自明清，特别是清代。叶燮有言：“诗之基，其人之胸襟也。”（《原诗·内篇》）刘熙载则曰：“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清末还有个性张扬、风格瑰丽的伟大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1792—1841），他把人与诗人的关系说得更加切中肯綮：“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亚平的人和诗，从早年作品到近期新作，常是他的真性情的自我表现，而他在生活中的正气高风，可称作他躬行正道的无言之诗，是他真性情的自然表露，达到“人外无诗，诗外无人”的完善境界。新诗《逝川》中的多篇引出我的许多遐想。我不知道，他在20世纪90年代后为什么，几乎对新诗不再问津，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研究。也许《黄昏》中透露了一点信息：

秋千索在黄昏中戛然断裂

真不敢想象我的影子在黄昏中

将怎样消瘦成凄婉的

宋词

美与爱的损毁和破灭，是诗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忧伤。古典诗词也许更适合于他对美对爱的描述和吟讴，对人命运的关注也更加亲近而深沉。他旧体诗创作成就惊人、铿锵典雅，真的是苦心孤诣，“消瘦成凄婉的宋词”，受到广大读者的传诵。

三

亚平在天南海北的飘飞活动中完善着人格，锻铸着风格。

提倡“风格即人”的法国作家布封(1707—1788)强调作家的思想决定作品的风格。这与我国古代诗论家的论点不谋而合。在不太长的接触和反复的阅读中，发现王亚平不仅“诗与人为一”，而且逐渐开始让我梳理出一个粗疏的脉络，我悟出他在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同时，对旷达豪放、瑰奇壮丽与飘逸之美有特殊的偏好，显示出掣鲸碧海的大气和典雅，他风格独具而又承继先贤。溯水而上，他将融入闻一多、龚自珍、辛弃疾、苏轼、韩愈、李贺、李白、杜甫、司马迁、屈原、庄周这一浩荡的洪波巨浪，而同时，也可看出他对戴望舒、徐志摩、纳兰容若、吴文英、李清照、李商隐、陶渊明、曹植另一条清澈大江的眷顾陶醉。但奠定他风格的核心基调，则是《离骚》，是屈原。在这一点上，他直承稼轩。不但总体风格相亲，具体作品中也常常自然流露。辛幼安的《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直接引用屈原《离骚》句：“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则用屈原《天问》体赋。“夜夜入清溪，听读离骚去”（《生查子独游西岩》）更是坦然抒发沉醉月夜，苦读《离骚》的满怀悲情。亚平同样在诗词中多处鲜明表达出自己对楚骚屈子之向往与爱戴：“长伴孤灯诵楚辞，清寒未悔作书痴。”（《狂来》）“泽畔行吟两袖风，潇湘几度夕阳红。”（《癸酉端午作》）“魂系都门烟雨，九死其犹未悔，千古此风高。”（《水调歌头·秋过汨罗江》）“黄钟毁弃雷鸣瓦。问离骚、冰心一片，有谁知者？”（《金缕曲·三峡屈原祠》）如数家珍的诵读、思念、向往楚骚，亚平已达到“汨罗鹑瘦长啼血，夜夜招魂入梦中”（《癸酉端午作》）的入迷境地。他与辛稼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都矢志不移地效法、追求屈原高远深沉的人生境界：“恤民——求索——勇于献身。”“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而波澜壮阔的屈原同时在《少司命》《山鬼》中唱出民间神话中优美浪漫的抒情曲。辛弃疾既有“醉里挑灯看剑”《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壮岁旌旗拥万夫”（《鹧鸪天》）的豪放，又有“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元夕》）的婉约。王亚平趋步前贤，既有“春来花发莫登楼，楼外相思如火满枝头。”（《虞美人》二首其一）的婉约，更有“铁马萧萧关塞紫，叹古风新韵浓于酒”（《金缕曲·读刘征老师《霁月集》）的豪迈。音乐题材的抒写，也触发了亚平在挥洒“天风浪浪，海天苍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豪放》）的同时，也写出了“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纤秣》）的柔美细腻。早期在新疆已陆续写了《听闵惠芬胡琴独奏赛马行》《听闵惠芬胡琴